

人类文明史最辉煌的时代

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指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在北纬30度左右的地区，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佛陀、孔子、老子等先哲，人类文明精神获得了重大突破，至今都无法超越，未来也不可能超越。

轴心时代

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

继作者畅销书《神的历史》、《佛陀》之后的经典巨著



(英国)凯伦·阿姆斯特朗 (Karen Armstrong) / 著 孙艳燕 白彦兵 / 译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Beginning of Our Religious Traditions

海南出版社



轴心时代

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

(英国)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著

孙艳燕 白彦兵/译

海南出版社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Beginning of Our Religious Traditions

by Karen Armstrong

Copyright © 2006 by Karen Armstro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10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安排, Felicity Bryan Ltd.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7-0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轴心时代/(英)阿姆斯特朗(Armstrong, K.)著; 孙艳燕, 白彦兵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0.5

书名原文: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SBN 978-7-5443-3179-1

I. ①轴… II. ①阿…②孙…③白… III. ①世界史:文化史-研究-前800-前200 IV. ①K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2609号

轴心时代

作 者: [英国] 凯伦·阿姆斯特朗 (Karen Armstrong)

译 者: 孙艳燕 白彦兵

策划编辑: 柯祥河

责任编辑: 任建成 柯祥河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黎花莉

责任印制: 杨程

印刷装订: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x 1092mm 1/16

印 张: 30.5

彩 插: 1印张

字 数: 500千

书 号: ISBN 978-7-5443-3179-1

定 价: 4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中文版序

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

上世纪40年代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的命题在国际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并引发了长期而广泛的讨论。《轴心时代——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一书的作者基于这一重要命题，着眼于古代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这四个“非同一般”的地区，对它们哺育出的人类宗教和哲学传统的开端作出了精彩的评述，使读者对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的初始形成阶段及其社会背景一目了然。该书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且颇具思想深度，加之作者旁征博引、文笔优美、深入浅出，将宏观理论的阐释与对微观事件和人物的细腻描述巧妙结合，因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当今国际社会冲突不断，其中的宗教因素不可忽视。该书作者通过论述宗教、哲学思想在古代社会中的形成发展过程，深入挖掘了宗教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特殊意义，展现了古人的灵性智慧，对当代人的和平事业不无启迪。作者对世界、对人类的热爱溢于言表，使本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染力。

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刷下，世俗主义甚嚣尘上，物质至上的观念占据了很多人的心灵，对神圣和精神性的追求严重缺失。而人类是必定存在精神需求的。《轴心时代》一书以古鉴今，展示了人类先祖艰辛的灵性探求，更激励人们在当下的社会中反思过往，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生活。

因此，无论是针对个人层面的修身养性，还是社会层面的治国安邦，该书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作者充分论述了古代世界四大地区宗教哲学传统的形成，而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作者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的喜爱和推崇。



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本书深入了解人类古代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非常有利。

目前，国内宗教学界对于各古代宗教初始阶段的研究尚不充分，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犹如敞开一扇门，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研究素材和参考文献，因此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高师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2009年8月11日

前 言

伟大的时代与精神

也许每一世代的人们都相信，历史已到了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当下遇到的问题似乎特别难以解决，未来愈发不可预见。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境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精神危机。在 20 世纪当中，我们目睹暴力以空前的规模爆发。令人悲痛的是，我们彼此伤害和损毁的才能已然可与人类非凡的经济和科学进步相媲美。我们似乎缺乏某种智慧，以将侵害控制在安全和适度的范围之内。最早的两枚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爆炸，于人类现代文明辉煌成就的中心展现出以恐怖手段造成的自我毁灭。由于我们不再将地球尊为神圣，而仅将其视为一种“资源”，人类面临着爆发环境灾难的危险。除非发生某种能与人类的科技禀赋相并行的精神变革，否则我们将不太可能拯救这个星球。纯粹理性的教育无济于事。直到付出了代价，我们才发现，一所杰出的大学可与集中营比邻而居。奥斯威辛、卢旺达、波斯尼亚，以及纽约世贸中心的垮塌，无一不是现实真谛阴郁的显露。这使我们领悟到，当每个人的神圣感丧失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人们认为，宗教是可以帮助我们培养这种神圣的态度的，但它却似乎往往投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暴力和绝望。几乎每天，我们都能看到由宗教而引发的恐怖主义、仇恨和褊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传统的宗教教义和宗教实践落后于时代潮流并且令人难以置信，从而转向艺术、音乐、文学、舞蹈、运动或毒品，以求带给他们似乎是人类所需要的超越的灵性体验。当我们比以往更加充分地关注我们的人性，并感到被来自于内心的东西深深触动，刹那间超越自我而欢欣鼓舞之时，所有人都会追寻狂喜和入迷的瞬间。我们是探



寻意义的造物。而且，不同于其他动物，如若我们不能在生命中找到意义和价值，便很容易陷入绝望。一些人正在寻找信奉宗教的新途径。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许多地区出现了宗教信仰的复兴。我们常称作“原教旨主义”的好战的虔信只是后现代社会的人们寻求启蒙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现今的困境当中，我相信人们能够找到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所称的“轴心时代”^①给予我们的启示，因为它对于人类的精神发展颇为关键。¹自大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起，在世界四个非同一般的地区，延绵不断抚育着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开始形成：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这是佛陀、苏格拉底、孔子以及耶利米、《奥义书》的神秘主义者、孟子和欧里庇得斯生活的时代。在这一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时期，宗教和哲学天才们为人类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体验。他们中的很多人未曾留下姓名，而另一些成为我们的导师，至今仍能使我们心存感动，因为他们教导我们应当如何做人。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轴心时代是在知识、心理、哲学和宗教变革方面最具创造性的时期之一。直至创造现代科学技术的西方大变革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历史阶段可与之相提并论。

但是，身处不同境遇中的轴心时代的贤哲们会对我们当下的社会状况发表怎样的见解呢？我们为何应当向孔子或佛陀求助呢？的确，当我们所需要的是创建一种更具创新性的、反映我们自身之社会现实的信仰时，研究那个遥远的年代只不过是人类精神考古的一次演练。而事实上，我们从未超越轴心时代的洞见。当人们历经精神和社会危机之时，往往回溯那段历史以寻求引导。他们或许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诠释了轴心时代的发现，却从未更胜一筹。例如，拉比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为轴心时代之后结出的硕果。正如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看到的，这三种宗教传统都重塑了轴心时代的见解，并且奇迹般地赋予其某种地方特色，使它直接适用于它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

^① “轴心时代”是卡尔·雅斯贝斯的著名命题。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前后，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即北纬25度至35度这一区间。这段时期“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译者注



轴心时代的先知、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诗人们是如此前卫，他们的见解是如此激进，以至于后世的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它淡化。在此过程中，人们常常创造出某种虔信，而这却恰恰是轴心时代的改革家们希望摆脱掉的。我认为，这种情况也正发生在现代社会当中。轴心时代的贤哲为我们的时代带来一则重要的信息，而他们的洞见会令当今许多自认为信奉宗教的人感到惊讶甚至震惊。例如，人们往往假定，信仰大概就是相信某些教义命题。的确，人们一般都将信奉宗教的人称作“信徒”，似乎认同那些宗教信条便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然而，大多轴心时代的哲人对任何教条或玄学不感兴趣。像佛陀这样的人对人的神学信仰漠不关心。一些贤哲甚至断然拒绝探讨神学问题，声称它会分散人的注意力且具有破坏性。另一些人则认为，寻找某种绝对的确定性——这正是很多人都期望宗教能够提供的——是不成熟、不切实际和不恰当的。

在轴心时代得到发展的各种思想传统延展了人类意识的边界，并在其存在之本质当中显现出超验的一面。然而贤哲们未必将其视作是超自然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拒绝讨论这个问题。恰恰由于精神体验是不可言喻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谦恭地保持沉默。贤哲们当然不会试图将其自身关于终极实在的观点强加于人。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人们永远都不应将任何宗教教条或道听途说的东西接受为信仰。质疑一切并对照个人体验，以经验为依据去检测任何教义，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如若一位先知或哲人确实开始强调那些强制性的教条了，这大抵便是轴心时代已失去其前进动力的征兆。假使有人曾问及佛陀或孔子，他是否信仰上帝，或许他会微微皱起眉头，非常礼貌地说明这并不是一个恰当的问题。假使有人曾问及阿摩司或以西结，他是否是一位“一神论者”，只信仰一个上帝，他或许同样感到困惑。一神论并非问题所在。我们在《圣经》中很少发现明确维护一神论的语句。然而有趣的是，一些强烈支持这类教义的表达实际上背离了轴心时代的精神实质。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你相信什么，而在于你的行为举止。宗教关乎你所做的事，而这可以深刻地改变一个人。在轴心时代之前，宗教仪式及动物献祭曾处于宗教探求的核心地位。人们在神圣的戏剧性场面中体验神明。正如今天人们所感受到的强烈的戏剧震撼，那些场面引领你进入现实生活的另一



层面。轴心时代的贤哲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仍然重视仪式，但赋予了它新的伦理意义上的重要性，并将道德置于精神生活的中心。唯一能与他们所指的“上帝”“涅槃”“梵”或“道”相配的是过一种富于同情心的生活。的确，宗教就是同情。今天，我们在开始接受一种宗教性的生活方式之前，往往假定一个前提，即必须证实“上帝”或“神”是存在的。这是个有益的科学实践：首先设立一个原则，然后才能应用。但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可能会说，这是本末倒置。首先你应当实践一种伦理性的生活；接下来，个人修为和平素的仁爱之心而非理论上的认信，将为你揭示出所要寻求的超越。

这便意味着你必须准备作出改变。轴心时代的贤哲对于训诫他们的弟子以使其得到小小的进步并不感兴趣。在此之后他们可能会带着重新恢复的活力再次回到以自我为中心的平常生活中。贤哲们的目的是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格。所有圣贤都颂扬一种同情和怜悯的精神；他们强调，人必须摒弃自大和贪欲、暴力和冷酷。不仅杀人是错误的；你甚至不应对别人说出一句带有敌意的话，或者作出一个过激的手势。进一步说，几乎所有轴心时代的贤哲都意识到，你不能只对自己的亲友行善，而应当以某种方式将你的关切扩展至整个社会。事实上，一旦人们开始局限了自己的视野和同情心，这便是轴心时代即将落幕的另一征兆。每一种思想传统都发展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金规则”（Golden Rule）^①的独特程式。就轴心时代的贤哲而言，尊重一切生命的神圣权利——而非正统的信条——即是宗教。如若人们怀着善意行事，对其同伴宽大为怀，则有可能拯救这个世界。

我们需要重温轴心时代的这种精神气质。在地球村里，我们不能再固守一种狭隘或排他的视角。我们在生活中和行为举止方面，必须学会将身处遥远国度的人们看得与我们自身同等重要。轴心时代的贤哲并非在田园牧歌式的环境中创造了其富于同情的伦理规范。每一种思想传统都是在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相类似的境遇中发展起来的，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暴力和战乱的痛苦折磨。的确，宗教变革最初的催化剂往往是有原则地对侵略行径进行遏制，这些侵略行径就发生在贤哲身边，为他们所亲历。当轴心时代的哲人着手从精神层面寻求暴力的缘由时，他们洞察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开始探究迄今为

① 又译“金科玉律”“黄金法则”“金箴”“金律”等。——译者注

止人类经验当中尚未被发现的领域。

轴心时代的一致见解对于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来说是一个有力的宣告。轴心时代的人们都发现，富于同情的伦理规范卓有成效。这一时期创造出的所有伟大的思想传统一致认同博爱和仁慈的极端重要性。这也告知我们关于人性的一些重要信息。发现我们自身的信仰与他人如此深切地相合，使我们体验到一种确证。因此，我们在并不背离自身传统的前提下，即能够向他人学习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提升对同情的特殊追求。

如若我们不熟悉轴心时代之前的历史，我们便不能鉴识这一时期的成就。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前轴心时代的古代宗教。它具有某些普遍特征，对于轴心时代非常重要。例如，在各个社会中，大多都有对高位神的早期信仰，通常被称为“苍天神”，因为他与天空相关。²由于他不为人们所见，因此逐渐淡出人们的宗教意识。一些人说他“消失”了，另一些则认为他被年青一代更富有活力的神灵以暴力所取代。人们通常在其周围世界和内心之中将神圣体验为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一些人相信，神明、男人、女人、动物、植物、昆虫和岩石共同分享着神圣的生命。万物均受到维系一切的宇宙苍穹秩序的控制。即便是神明也必须顺从这种秩序，并与人类合作以维护宇宙神圣的能量。如若这些能量得不到更新，世界将会堕入原始的虚空之中。

动物献祭在古代社会是一种普遍的宗教实践活动。这是一种使损耗的能量再生，以维持世界正常运转的方式。人们深信，生与死、创造与毁灭无法解脱地纠缠盘绕在一起。他们意识到，自己能够存活下来是由于其他生物为了他们而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故而，献祭的牲畜因着自我牺牲而受到人们的尊重。³由于没有这样的死亡便不会有生命，一些人设想，在太初之时，世界是作为一种牺牲的结果而产生的。另一些人则讲述一位创造之神的故事，他杀死了一条龙——无形体和未分化的共同象征——以使世界脱离混沌，带来秩序。当人们在礼拜仪式中重演这些神话事件时，敬拜者感到他们已身处神圣时代之中。他们会经常展开新的计划，上演再现宇宙诞生初始的仪式，给人类短暂脆弱而终有一死的生命活动注入神圣的力量。如若它并非“栩栩如生”，或被赋予一种“灵魂”，人们便无法忍受。⁴

古代宗教依赖于人们所称的永恒哲学，因为它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大部分前现代文化之中。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物体或一种体验都是复制



品——是神圣世界在现实中一个暗淡的影像。⁵因此，神圣世界是人类生活的原型。因为它比地球上的任何事物都更加丰富、强大和持久，人们不顾一切地想要参与进去。在一些土著部族的生活中，永恒哲学至今仍是一个关键要素。例如，相对于物质世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更为真切地体验其神圣的黄金时代王国。他们在睡眠或瞬间闪现的幻象中隐约感受着黄金时代；它是永恒并“时时”存在的。它构成了常常被死亡、动迁和无休止的变化所折磨的人们日常生活的永久背景。一个澳大利亚人去打猎时，会极力模仿“原初狩猎者”的行为，以致感到完全与他融为一体，能够企及他那更为强有力的本体。之后，当这个澳大利亚人脱离那种原始而深沉的精神体验时，他害怕死亡命运的势力会将自己吞没，使他和他所做的一切归于虚无。⁶这也是古人的体验。只有当他们在宗教仪式中效法神灵而抛弃世俗生活中孤独脆弱的个性时，他们才真正存在着。当他们不再仅仅是他们自己，而是再现他人的姿态时，其人性便达到圆满。⁷

人类是极具模仿能力的。⁸我们常常努力对自身的天性加以改进，使其接近于一种理想状态。即便是在当下，我们已然遗弃了永恒哲学，一些人仍盲目地追随时尚的指引，甚至粗暴地对待他们的面容和身形，以迎合对于美丽的流行评判标准。对名人的狂热崇拜说明，我们仍然敬畏那些“超人”形象。有时候，人们竭尽全力观察他们的偶像，在偶像面前体验到一种心醉神迷的提升感。他们模仿偶像的衣着和行为举止。似乎人类天生即趋向于原型和典范。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将这种灵性发展成更为可信的形式，教导人们探寻内心深处理想的、原型的自我。

轴心时代并非完美。其主要缺点是对女性漠不关心。轴心精神大多在城市环境中产生，由军事力量和富于掠夺性的商业活动所支配，妇女在此则逐渐失去了其在乡村经济中曾经享有的地位。轴心时代的贤哲中没有女性。即使当妇女被允许在新的宗教信仰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她们也通常是被边缘化的。并非轴心时代的贤哲们憎恶女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没有注意到她们。当贤哲们论及“伟大的或觉醒的人类”时，他们并非意指“男人和女人”——虽然如若受到责问，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许会承认，女性同样有资格获得解脱。

由于女性问题并不涉及轴心时代的本质，我认为继续讨论这一话题有些

离题。每当我试图陈述这个问题，似乎都显得很生硬。我觉得应当对它进行专门研究。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并非像教会中某些神父那样，彻头彻尾厌恶女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人，全神贯注于男人们富有挑衅性的行为，以致很少认真考虑有关女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刻板地遵从轴心时代的改革家；的确，这样做会从根本上违背轴心时代的精神要旨——它强调，盲目遵从会将人们限制在一种自卑和不成熟的自我当中。我们所能做的是，将轴心时代普遍关切的理念延展到包括女性在内的每一个人。当我们尝试对轴心时代的见解进行再创造时，必须重视现代社会中的最佳理念。

各个轴心民族并非遵循了同样的道路，而是沿着各自的轨迹前进。他们有时获得了在轴心时代完全值得称道的洞见，而后却又放弃了。印度人始终引领着轴心时代前进的步伐。以色列的先知、祭司和历史学家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地接近理想，直到公元前6世纪被放逐巴比伦，经历了短暂而激烈的发挥其非凡创造力的时期。中国缓慢渐进地发展着，直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孔子首先发扬了完满的轴心精神。希腊人从一开始便走向与其他民族全然不同的道路。

雅斯贝斯认为，轴心时代在各个地区发生的时间实际上比人们从前料想的更为接近。他的意思是说，例如佛陀、老子、孔子、墨子和琐罗亚斯德，都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现代的学术成果修正了这种年代测定。目前可以肯定的是，琐罗亚斯德并非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而是早得多。要想确切地注明这些社会运动所发生的时间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印度，当地很少有人对历史感兴趣，并尝试保存确切的年代学档案资料。现在，多数印度学研究者一致认为，佛陀生活的年代比人们从前料想的晚了整整一个世纪。而正如雅斯贝斯所假设的，道家的圣人老子并非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他不是与孔子和墨子同时代的人，而几乎被确认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我在试图追踪最新的学术争论，但目前很多这类日期都只不过是推测，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确定无疑地为人们所知。

然而，尽管我们面临着重重困难，轴心时代的总体发展状况确实使我们洞察到这一重要典范时期精神演进的历程。我们将循着这种年代学的顺序，依次说明四类轴心民族的发展进程，注视着一种新的见解逐渐生根、发展壮大直至达到高潮，并最终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慢慢逝去。然而，这并不是故



事的终结。轴心时代的先行者们已经为他人奠定了发展基础。每一代人都可以设法使这些原初的洞见适用于他们自身的特殊境况，而这应是我们当下的任务。



目 录

地图与图表.....	1
中文版序.....	1
前言.....	1

PART ONE

酝 酿

第一章 轴心民族（约公元前 1600 年—公元前 900 年）.....	3
一、雅利安文明 / 5	
众神体系 / 6	
雅利安献祭 / 7	
琐罗亚斯德 / 9	
二、雅利安人的迁移 / 13	
印度河谷文明 / 15	
《梨俱吠陀》 / 17	
印度献祭 / 19	
雅利安人东扩 / 21	
你就是梵 / 25	



原人与生主 / 25

三、中国原始文明 / 27

尧、舜、禹 / 27

商朝文化 / 28

周朝初期 / 33

上天的授权 / 35

四、以色列部落联盟 / 36

第二章 宗教仪式 (约公元前 900 年—公元前 800 年) 51

一、希腊文明 / 53

迈锡尼衰落 / 53

诸神的诞生 / 57

酒神节 / 63

二、以色列和犹大王国 / 65

亚哈与以利亚的冲突 / 67

社会公义 / 71

一神崇拜 / 72

三、周朝的仪式 / 73

君主：天帝之子 / 74

顺应天道 / 76

宾祭 / 78

四、印度仪式革新 / 82

戒杀 / 82

生主就是献祭 / 83

神圣的个我 / 86

个我：内心的火焰 / 87

PART TWO

开 端

第三章	神性的放弃 (约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700 年)	93
一、	以色列和犹大王国的宗教转型 / 95	
	阿摩司的预言 / 96	
	何西阿的劝告 / 98	
	两种历史记述 / 99	
	以赛亚预言 / 103	
二、	希腊的独特文化 / 110	
	希腊城邦 / 110	
	竞赛与竞技会 / 112	
	德尔斐神庙 / 114	
	荷马的影响 / 115	
	诸神谱系 / 120	
三、	中国进入春秋时代 / 122	
	礼仪的发展 / 125	
	鲁国的礼仪 / 126	
四、	印度的精神追求 / 128	
	隐修者 / 128	
	梵行 / 129	
第四章	心性的探索 (约公元前 700 年—公元前 600 年)	133
一、	印度吠陀宗教起源 / 135	
	奥义书 / 135	
	耶若婆法 / 138	



邬达罗迦·阿鲁尼 / 143

谦卑的因陀罗 / 145

二、希腊祭仪的变革 / 147

赫西俄德的正义观 / 148

《诸神谱系》 / 151

甲兵的产生 / 153

三、中国“礼”的规范 / 156

王侯的规范 / 156

军队规范 / 158

君子品质 / 160

家庭规范 / 161

四、犹太教的兴起 / 165

约西亚的尝试 / 166

《申命记》的作者 / 170

PART THREE

辉 煌

第五章 心性的修炼（约公元前 600 年—公元前 530 年） 177

一、巴比伦之囚 / 179

耶利米的预言 / 180

约伯的苦难 / 183

以西结的异象 / 184

耶和华的所在 / 187

创世的故事 / 189

神的居所 / 190